

· 学术探讨 ·

“开四关”与“四关穴”的概念内涵及演化之梳正

罗雨曦¹, 张家润², 刘昱含², 李彬², 刘璐^{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9;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中心, 针灸神经调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10

摘要 本文溯源古籍, 总结现有研究观点, 考证“开四关”及至“四关穴”的历史面貌, 探寻其概念的本始含义及其历史沿革。“开四关”本意是开通四关之气的指导原则, 而“开四关穴”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取合谷、太冲之“四关穴”以施治的具体治疗操作, 二者在概念层级上应当明确区分, 以便为今后的相关理论与临床实践更明确地指导、细化方向。

关键词 开四关; 四关穴; 开四关穴; 合谷; 太冲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392(2026)08-0001-05

DOI: 10.19664/j.cnki.1002-2392.260153

自《标幽赋》问世至今, 有关“开四关”与“四关穴”的探讨聚讼不已, 本文旨在考据其古今源流, 厘清其基本概念与层次, 以期对相关研究规正底层基础, 以利于更深入的理论研讨与创新。

1 “四关”始自《灵枢》, 谓其出十二原治五脏

“四关”一词, 首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五脏有六腑, 六腑有十二原, 十二原出于四关, 四关主治五脏”^[1]。从上下文接续来看, 黄帝先提出了“愿闻五脏六腑所出之处”的疑问, 岐伯由五脏五腧, 六腑六腧, 及至经脉络脉凡二十七气, 言明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井荣输经合五腧后, 讲到本句中的五脏六腑十二原, 乃至四关, 而后详述十二原之各所出, 上述总总, 皆是对“五脏六腑所出之处”的回答。所谓“出”, 《说文解字》谓之“进也, 象草木益滋, 上出达也”^[2], 即由内而外层层出达之意, 可见以上叙述, 皆是对在内五脏之气如何渐次达外的阐释, 其顺序是五脏-六腑-经脉-络脉, 而五脏五腧、六腑六腧、十二原在上述路径中是调节整段路径的关键节点, 故本篇内详述十二原时明言“凡此十二原者, 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者也”^[1]。《灵枢·本输》详议的五脏五腧、六腑六腧和本篇记述的十二原, 都完整记载了所包含的每一穴的名称, 穴

名、穴位确切清楚, 不似说理段落易有诸多争议, 因此, 后世诸注家对于十二原所在之四关的认识不同: 杨上善认为四关即四肢^[3]; 吴崑认为在四肢末端^[4]; 马蒔、张景岳认为是“手肘足膝”^[5]、“骨节大关”^[6], 即肘膝关节; 张志聪认为是“两肘两腋, 两髀两腓”^[7]。由上述可见, 大体而言, 有遵原书《灵枢·小针解》“粗守关者, 守四肢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的解释, 以“关”为四肢, 故取四末四肢之意释“四关”者, 有循“往来之关隘”^[4]、“机关之室”^[7]作关节解者, 但各家之说均不出四肢范围。总而言之, “四关”的初始含义是指人体四肢部位, 未涉及穴位概念, 当无异议。原文相关段落阐述了人体气机由内达外的顺序与路径, 并指出十二原等位于在表在末四肢部位的腧穴, 具有调控气机治疗在里之脏腑疾病的关键作用。

2 “开四关”之说本出于《标幽赋》, “四关穴”之名渐见于后世书

2.1 古说

“开四关”初见于金元时期窦太师所著《针经指南》^[8]中的《标幽赋》, “拘挛闭塞, 遣八邪而去矣; 寒热痹痛, 开四关而已之”。在后世医家对针灸医籍编纂作注的过程中, “开四关”逐渐发生了向“开四关穴”的嬗变(见表1)。最早对《标幽赋》进行收录注释的是元代王国瑞, 其所著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9]对开四关的理解基本与《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四关一致, 他认为开四关即“两手、两足, 刺之而已矣”。明朝吴崑在《针方六集》^[4]中也持类似观点, 将四关释为四末, 开四关即开通四末。自明朝徐凤《针灸大全》^[10]

收稿日期: 2025-03-21 修回日期: 2025-05-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374575);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32270); 首都优秀青年人才B类项目(B2207)

作者简介: 罗雨曦(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针刺治疗偏头痛。

* 通信作者: 刘璐(1985-),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针刺治疗偏头痛。

始,四关穴合谷、太冲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其注文中引述《灵枢·九针十二原》原句后对四关直接释义为“太冲、合谷是也”,此外未作更深详的解释,其后陈言在《杨敬斋针灸全书》中完全承袭了徐凤的说法。《针灸

大成》^[11]融合了王国瑞与徐凤的观点,最终仍以太冲、合谷之四关穴作为本句中四关的具体释义,并且首次将四关穴以穴名收录于书中《经外奇穴》篇^[12],自此四关穴藉由这部集大成的著作而广为人知。

表 1 《标幽赋》各注家对“开四关”出处句的注释

成书年份	书名	朝代	作者	注释内容
1279 - 1368 年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元	王国瑞	太乙移宫之日,八风之邪。主人寒热头痛,若开辟四关,病可除也。四关者,两手、两足,刺之而已矣。正所谓六十六穴之中也
1439 年	《针灸大全》	明	徐凤	拘挛者,筋脉之拘束也,闭塞者,气血不通也。八邪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也。言疾有挛闭者,必驱散八风之邪也。寒者,身作颤而发寒也。热者,身作潮而发热也。痛,疼痛也。痹,麻木也。四关者,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
1591 年	《杨敬斋针灸全书》 ^①	明	陈言	拘挛者,筋脉之拘速也,闭塞者,气血不通也,八邪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也。言疾有挛闭者,必驱散八风之邪也。寒者,身作颤而发寒也,热者,身作潮而发热也。痛,疼痛也。痹,麻木也。四关者,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
1601 年	《针灸大成》	明	杨继洲	拘挛者,筋脉之拘束。闭塞者,气血之不通。八邪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言疾有挛闭,必驱散八风之邪也。寒者,身作颤而发寒也。热者,身作潮而发热也。四关者,六脏有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故太乙移宫之日,主八风之邪,令人寒热疼痛,若能开四关者,两手两足,刺之而已
1618 年	《针方六集》	明	吴崑	手足拘挛,经隧闭塞,八风之邪所为也。宜用针汗之,遣去八风之邪。四关,乃十二经别走之络,为阴阳表里交通隘塞之地,在于四末,如往来之关隘,故曰四关。言为寒为热,为痛为痹,皆四关闭塞所致。宜开通四关而已之

注:①本书中记载为《标由赋》,其实际内容与《标幽赋》同。

2.2 今识

在现今中医临床上,“开四关”等同于“开四关穴”,即取合谷、太冲穴,以开四关为主题的临床研究亦如是。在理论探讨方面,则大致有三种方向:一是对“开四关”与“开四关穴”的相关古籍记载进行梳理分析,探究二者关系,但在概念区分和层次界定上仍稍显模糊^[12-13];二是默认“开四关”等同于“开四关穴”,主要着眼于对“四关穴”的考据,提出“四关穴”应是五输穴与原穴的统称等观点^[14];三是淡化“四关穴”的概念,对“开四关”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开四关”的“四”是指“四象”^[15]、“开四关”是“开阖枢”理论的应用体现^[16]等观点。

2.3 溯源

有关“开四关”的认识,从开通四肢四末,以及取合谷、太冲之四关穴这两种基本观点,到如今的种种新说,可谓各有所见,但要究其本源、察其本义,就需回到其出处原文中去探寻。

2.3.1 观结构明理,瞰全文揣原意

从全文的结构框架上看,《标幽赋》虽以便于传诵的歌赋为体裁,但与《百证赋》《席弘赋》《灵光赋》等仅以病、症与取穴对应为主体内容而结构层次单一的歌赋不同,《标幽赋》在行文结构上有明显的层层推进

关系——先述经络,再是毫针、取穴部位与原则、刺法及原则,而后才是具体的病症穴对应,再到具体的行针操作,续以针灸禁忌,列举先贤效如桴鼓之验例,最后以慨叹收尾。全文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从理论原则到具体实践,从治疗原则到治疗方法,层次分明,其文意并无断裂与跳跃之处。

再看“拘挛闭塞,遣八邪而去矣;寒热痹痛,开四关而已之”一句,其后接毫针虽细小却“可平五脏之寒热,能调六腑之虚实”,下接“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等句。而纵观全文,直到“必准者,取照海治喉中之闭塞”才开始论述具体的病症穴对应而出现穴名。所谓用药如用兵,命医犹命将,战有战略、战术、战争,医有治略、治则、治法,而《标幽赋》也正是按这样的次序层层向下讲述,“开四关”一句上下的平五脏寒热,调六腑虚实,和“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直到“下手处,认水木是根基”,都是更偏重理论指导意义的治略,其后“脏腑病,而求门海俞募之微;经络滞,而求原别交会之道”“痹厥偏枯,迎随俾经络接续;漏崩带下,温补使气血依归”等句才到治则范畴,直到“取照海治喉中之闭塞”“用大钟治心内之呆痴”等病症穴对应和“动退空歇,迎夺右而泻凉”等具体操作,才写到治法,全文治略-治则-治法的层次清晰,细读便知,这三个

层次的内容在窦太师行文之时条缕分明,并无互相混杂之处。

因此,就像“必准者,取照海治喉中之闭塞……虚损天枢而可取”整段都无病症穴对应的治法内容,而并无掺杂平五脏寒热,调六腑虚实等治略层面的概念内容一样,“拘挛闭塞,遣八邪而去矣;寒热痹痛,开四关而已之”一句的上下文都在讲述治略层面的内容,由此可推知,在全文都层次如此分明的情况下,在治略部分中较突兀地混入一句病症穴治法是不合其行文常理的。

综上所述,《标幽赋》全文由一般理论到具体实践,以治略-治则-治法为结构层次,行文逻辑清晰,若将原句中“开四关”的“四关”理解为“四关穴”,则有悖于全篇连贯严谨的行文思路和层次分明的逻辑结构。因此,从结构层面分析,“开四关”在原文中当处于上层理论的范畴,方契全文旨趣。

2.3.2 察文辞知意,稽“八邪”复“四关”貌

歌赋独有的文辞特点亦是不容忽视的考据线索。作为一篇歌赋,《标幽赋》文辞对仗工整,前后句之间结构一致,内容呼应接续,基于这样的特点,若原文中“四关”是穴名,那么前句中与之相应的“八邪”便也应是穴名才文从字顺。然而,回溯前述诸注家所言,他们虽对“四关”观点不一,却对“八邪”的认识一致,均认为是“八风之邪”“八风之虚邪”(见表1)。进一步考察发现,“八邪”最早作为穴名出现是在明代董宿所著的《奇效良方》之中^[17-18],而该书是一部以记载各种方剂为主的著作,其卷五十五的《针灸门》是与《正骨兼金簇门》《眼目门》《牙齿门》等并列的附论,并非此书主体内容,而“八邪”载于本书《针灸门》的最后一节《奇穴》中。在《奇效良方》成书之前,载有“八邪”的医籍中,均认为“八邪”为病因上的概念,源自《灵枢·九宫八风》^[1]中的“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取八风之邪之意,亦有《幼幼新书》提出的“饥、饱、劳、役、风、惊、暑、积”^[19]等其他少数说法,但均属病因范畴。结合“八邪”首先作为穴名出现时的出处,以及《奇效良方》问世前对“八邪”作为病因学概念的一致认识,乃至对《标幽赋》作注各家“八风之邪”的统一观点,可以较肯定地推断,至少在最晚的注家杨继洲《针灸大成》成书时及更往前的时代,都以“八邪”不是穴名为主流观点,而是病因上的概念,甚至可以推测,“八邪”作为穴名的认识在当时是非常小众的观点,更何况《奇效良方》成书于明朝,而《标幽赋》作者是金元人。

欲穷词句原意,必不可罔顾历史脉络与时代环境。各注家对“八邪”的一致认识实非巧合,而是缘于当时既定的时代背景,更何况原书作者尚处于更早的时期,

不可能超脱时空限制在昔时预知一个后世才出现的穴名概念。原句中“八邪”非穴既明,论断“四关”在原文中亦非是穴名含义,便可谓愜心贵当了。

2.3.3 析理法辨序,据流变将层次明

综上所述,《标幽赋》中“开四关”并非指四关穴,而是与前句提到的遣散八风之邪文意相衔,意指开通四关之气,这一点可基本明确。那么,作为配穴的“四关穴”是否就完全是凭空杜撰、毫无价值呢?个人认为并非如此。

如前所述,“八邪”一直到《针灸大成》成书时都以“八风之邪”的病因概念为主流意义,但在后世的发展中,“八邪”“八风”奇穴逐渐为各医家所认识与接受,成为常见的穴位概念。及至今日,提及“八邪”时,我们第一反应首先是掌缝指蹠缘中的奇穴,而后容易联想到足缝趾蹠缘中与之相对应的“八风”,已少有人首先想到的会是“八风之邪”这一病因概念。从“八邪”“八风”穴的定位与应用来看,二者皆在浅表处,位于手足末端,缝隙之中,常用治中风及中风后肢体功能障碍^[20-21]。可见此二穴正是遣散风邪之要地,于此处遣穴施针,善使风邪从表而出、从隙而去,“拘挛闭塞”自随风祛而得解,也正是因为此二穴的定位乃至效用与遣散“八风之邪”的性质甚为契合,其名称才发生了由“十指间”“十指缝中”等俗名向“八邪”“八风”专名的演变^[17]。

上述可知,“八邪”穴因其遣散八风虚邪之用而得名。同理可推测,在古代医家的临床实践与总结中,合谷、太冲配穴因开通四关之气的效果显著而逐渐成为“开四关”的常用配穴,从口口相授到载于书面而渐渐广为人知,最终像“遣八邪”与“八邪”穴的演变一样,因契合于“开四关”之穴性而被冠以“四关穴”之名,甚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注家对《标幽赋》原文中“开四关”本意的误解。

从“四关穴”配伍特点来看,合谷穴为手阳明大肠经之原穴,在“大指次指相合处,类似深谷”^[22],如同山间深谷地势低陷而涵水积潭,是气血合聚充盛之处,病理状态下也是气机易于壅塞凝滞之所;太冲穴为足厥阴肝经之原穴,“太,大也”^[23],“冲,涌摇也”^[2],是气血蓄而上涌之冲衢。此二穴配伍,一者从脏腑气血来看,大肠与肺相属络,肠腑尤赖肺气之助,肝藏血,主一身血液之蓄存流渗,两穴分别为其原穴,与在内脏腑联系密切,因而对大肠、肝的功能调节以至于气血关系的平衡举足轻重;二者从躯体形层内外来看,二穴俱在手足四末之处,即前文四关源流部分中初始的“四关”,如前文所言,在表末的四肢部位是调节人体气机由内而外通达的关键节点,二穴处此部位,也相应具有调节气机内外通顺的关键职能;三者从气机上下流动来看,

大肠以降为顺,肝气以升为舒,合谷位在上而引大肠之气下降,太冲位在下而疏肝脏之气上行,二穴相配亦是调畅气机运行的枢纽^[24]。可见,合谷、太冲配穴确实疏决气血、通达内外、调衡上下,不仅可凭近治作用蠲四肢疾患,更可通过开通四关之气而调畅全身气机,适合用于以气机阻滞、逆乱为核心病机的各种病证,《标幽赋》原文之“寒热痹痛”,自然在此范畴,因此这一配穴被作为“开通四关之气”的代表选穴而称为“四关穴”,确实顺理成章。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开四关”意指开通四关之气以疏利气机,是指导原则,是上层的理;而“开四关穴”是取四关穴,即合谷、太冲以施治,是治疗操作,是下层的法。在治病思路上,二者承贯相续,但在概念层序的界定上,却不可含糊混淆。

3 基于现代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辨明“开四关”与“开四关穴”的概念和层次后,重审“2.2 今识”中的种种新说,反思之余,当有启发。2.2 中有学者提出“四关穴”应是五输穴与原穴的统称^[14],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能实现“开四关”效用的具体取穴不止“四关穴”,如前述《灵枢·九针十二原》^[1]中所言,五输穴和原穴都是四肢部位调气机的重要腧穴,将其合理配伍,也能起到“开四关”的作用,但合谷、太冲因“开四关”效果显著且经过长期临床实践而代表性地被赋予“四关穴”之名。如果将“四关穴”的含义扩大到庞大的穴群及其各种配伍,那么“四关穴”便不复其代表性,如果“四关穴”的意义扩大到所有能够“开四关”的配穴,那么“开四关”与“开四关穴”的内涵便极其趋同了。认识到“开四关”的具体方法并非只有取合谷、太冲,有利于进一步细化研究,并针对不同情况拓展更合理的配穴方案。但盲目地对“四关穴”这一代表性专名的内涵进行扩大,将造成基本概念的模糊和概念层次的不清晰,这无论是对尚有发掘空间的“开四关”进一步探索,还是对已很详实的“四关穴”相关研究,都无疑是不利的。至于仅凭一“四”字曲意拼凑,或对“开阖枢”理论断章取义,而将不属《黄帝内经》同一篇章、更不属同一理论分支的“开四关”与“四象”“开阖枢”强行关联等等,将与“四关”乃至“四关穴”实际历史发展脉络毫无关联的理论概念强行拼凑,有违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其本意虽是希冀各理论间多端联系、相得益彰而构筑出更完整的理论体系,但采取错误的方法,在各理论本源与理论间界限尚未钻研透彻的状况下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就其结果而言无疑会造成各理论间淆杂相染,无论对“开四关”理论还是其他理论的复原与构建都势必造成破坏。学术研究应在坚守基本概念清晰、体系严谨的前提下创新,唯有此,才能推动理论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倘若基

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逻辑混乱,那么理论深化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便无从谈起。

虽然理论方面的现代研究尚不充分,但“四关穴”的相关临床研究颇丰。截至目前,相关研究表明“开四关穴”不仅适用于类风湿关节炎^[25]、中风后肢体疼痛^[26]、痛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27]、不安腿综合征^[28]、肩关节周围炎^[29]等四肢病症,还可通过激活额叶及后扣带回调节特定脑功能区^[30]治疗中风后抑郁状态^[31]、癔病^[32]等气郁为主的精神类疾病,亦可用于治疗胃痛^[33-34]、呃逆^[35]等内科疾病以及原发性痛经、闭经、崩漏^[36-37]等妇科疾病,此外尚有用于治疗呼吸性碱中毒^[38]而取捷效者,以及调节血压^[39]等应用,其适用范围远不限于肢体病症,符合病机者皆可取效。

“开四关穴”是“开四关”理论的代表治法,基于现有的“开四关穴”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向上回溯“开四关”理论并对其进行更深的发掘与实践,丁一等^[40]提出列缺与丰隆配伍同样是“开四关”这一指导思想下的应用,但相较于合谷、太冲,此配穴更偏重于治疗津液、神志方面的病症。这正是进一步拓宽“开四关”理论与应用的一次良好尝试,若能基于此思路,对“开四关”这一基本原则所适用的病症从因机证候、循经部位等方面作出更系统的分类,并深入探寻相应的适宜配穴及其效用,将促进“开四关”理论的深化与创新。不仅如此,在对“开四关”与“开四关穴”的概念及层次理解透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拓宽思路,展开更广泛的思索。

中医疗法纷繁多样,膏摩、导引、针灸、方药等不胜枚举,向下分支到各具体操作则愈显不同,但向上溯源到治则理论,可谓其法各异,其理同源。“开四关穴”是选穴针刺的具体疗法,其范围限于针灸一门,但“开四关”是上层的治疗理论,虽出于针灸专著,然其并不独囿于针灸一法。若能在上述对“开四关”适用病证系统分类、细化取穴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并纳入其他适宜疗法,多措并举,则可冀其互补短长而相得益彰。既往已有据不同病证将针刺四关穴与四逆散^[41]、益肾熄风汤^[42]、黄芪桂枝五物汤^[43]、涤痰汤^[44]等方剂联合应用的研究,这初步表明了针药并举相较于单一疗法的益处,为后续更深入、广泛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4 小结

通观全文,“四关”是人体四肢部位,“开四关”与“开四关穴”是治疗上的上下层概念,“开四关”是“开通四关之气”的指导思想,“开四关穴”是“开四关”范畴中取合谷、太冲之四关穴以施治的代表性具体操作。未来的相关研究应当建立在概念层次明晰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四关穴”的研究,另一方面借助已有的“四关穴”研究基础反哺“开四关”理论的充实与

细化,以利于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灵枢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6-7.
- [2] 许慎.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89:967,1114.
- [3]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318.
- [4] 吴崑.针方六集[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83.
- [5] 马蒔.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9.
- [6] 张介宾.类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248.
- [7] 张志聪.黄帝内经灵枢集注[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9.
- [8] 李鼎.子午流注针经 针经指南合注[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65.
- [9] 周仲瑛,于文明,张建斌.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经方卷针经摘英集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15.
- [10] 徐凤.针灸大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43.
- [11] 杨继洲.针灸大成[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278.
- [12] 余亮,慕容志苗,樊小农.《幽微》四关刍议[J]. 中国针灸,2020,40(9):996-998.
- [13] 钱婷婷,孙培养.“开四关”刍议[J]. 中医药通报,2024,23(6):55-57.
- [14] 王漫,康明明,张智龙.“四关”探幽[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2):177-178.
- [15] 黄梅,刘蓝,汤薇,等.“开四关”探析[J]. 基层中医药,2024,3(6):90-93.
- [16] 钱婷婷,孙培养.基于“开阖枢”理论新释“开四关”[J].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3(6):9-12.
- [17] 赵志恒,董建军,李志道.八邪穴名定位考辨[J]. 中国针灸,2018,38(2):221-222.
- [18] 余芝,徐斌.“八邪”源流考[J]. 中国针灸,2017,37(1):88-89.
- [19] 刘昉.幼幼新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913.
- [20] 张平,刘建忠.八风、八邪穴为主治疗中风偏瘫后患肢水肿体会[J]. 福建中医药,2010,41(6):29,33.
- [21] 曹文平,张秀文.中药药熨疗法联合八风八邪滞针法在重型颅脑损伤伴肢体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 中国医药导报,2021,18(29):86-89.
- [22] 吴棹仙.子午流注说难[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6.
- [23] 王念孙.广雅疏证[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40.
- [24] 刘硕,阳缘乐,王一楠,等.基于“一气周流”思想探析“开四关”的运用[J]. 西部中医药,2024,37(11):33-36.
- [25] 周奕,潘浩,徐涵斌,等.宋南昌治疗风湿类疾病经验浅析[J]. 中医外治杂志,2016,25(1):59-60.
- [26] 秦文熠.电针四关穴治疗气虚血瘀型中风后肢体疼痛的临床研究[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0.
- [27] 叶翔,王志明,史俊丽,等.“灵枢经关刺法联合开四关法”治疗痛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有效性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2024,35(9):2202-2205.
- [28] 孟宪军.针灸四关穴为主治疗不安腿综合征28例[J]. 中国针灸,2012,32(10):911-912.
- [29] 宋兴武.温针灸结合针刺四关穴治疗肩关节周围炎47例[J]. 中国针灸,2009,29(11):891-892.
- [30] 王葳,李坤成,单保慈,等.针刺正常老年人“四关穴”的脑功能MRI研究[J].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06,22(6):829-832.
- [31] 俞红五,朱才丰,陈颖,等.开四关加入中针刺治疗中风后抑郁状态32例[J]. 中医临床杂志,2007,19(3):245-246.
- [32] 李敏.四关穴为主治疗瘰癧[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5,18(2):23.
- [33] 陈小英,张丰正,张玉昌.四逆散合“开四关”针法治疗胃痛37例疗效观察[J]. 中外医学研究,2011,9(35):71-72.
- [34] 童静.“四关穴”临床应用举隅[J]. 江苏中医,1999,31(12):40.
- [35] 左甲,何佳.针刺四关穴结合神阙闪罐治疗顽固性呃逆29例[J]. 光明中医,2010,25(7):1249.
- [36] 李成宏,王玉中,郭新侠.针四关穴为主治疗原发性痛经临床观察[J]. 中国针灸,2008,28(3):187-190.
- [37] 王佳宁,侯师,郑申,等.浅谈“开四关”论治肝郁证[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4):92-95.
- [38] 谢倩,王冰馨,张仁义.开四关治疗呼吸性碱中毒临床经验总结[J]. 中医临床研究,2024,16(19):87-90.
- [39] 杨雅媛,林咸明.针灸开四关法调节血压初析[J]. 新中医,2014,46(1):224-226.
- [40] 丁一,朱浩铭,和昭君,等.“新”四关穴——浅议列缺与丰隆配伍[J]. 时珍国医国药,2022,33(9):2227-2229.
- [41] 杨克飞,胡淑萍.胡淑萍针刺四关穴合四逆散治疗儿童多动症案2则[J]. 湖南中医杂志,2015,31(9):105-106.
- [42] 吴春红,李晓波,朱小云.针刺四关穴联合益肾熄风汤治疗帕金森病的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2023,42(2):137-141.
- [43] 苏锦兰,陈舜喜,王宏秀.针刺四关穴联合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脊髓损伤并四肢疼痛患者的效果观察[J]. 福建医药杂志,2023,45(3):26-28.
- [44] 任伟华,韩艳茹,刘振洲,等.涤痰汤合四关穴针刺联合西药治疗卒中后抑郁的研究[J]. 中医研究,2024,37(8):57-60.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of “Opening the Four Passes” and “Siguan Acupoints”

LUO Yuxi¹, ZHANG Jiarun², LIU Yuhan², LI Bin², LIU Lu²

1.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cupuncture and Neuromodulation, Acupuncture Center, Beij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articles and summarizes the modern research views, aiming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opening the four passes” along with “Siguan acupoints”, and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ir concepts as well as their gradual transmutation dur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We believe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opening the four passes” is a guiding principle referring to freeing the circulation of qi among the four passes, while “opening Siguan acupoints” is the specific treatment operation of acupuncturing at Hegu (acupoint LI4) and Taichong (acupoint LR3), which are known as “Siguan acupoints”. They should be unequivocally differentiated in the conceptual hierarchy in order to provide clearer guidance and refinement for futur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Key words Opening the four passes; Siguan acupoints; Opening Siguan acupoints; Hegu (acupoint LI4); Taichong (acupoint LR3)